

導言

我想給咸豐帝奕訢作傳，決非出於對他的景仰，因為他太平庸了，毫無文華武英之姿；也非是對他的同情，因為他沒有大業未竟或遭人暗算等值得讓後人掉眼淚的情事。我只是可憐他。一個好端端的青年，就像絕大多數人那樣平常，只因為登上了絕大多數人都夢求的皇位，結果送掉了性命。死的時候，只有30歲，正是古人所謂「而立」之年，他卻一頭倒了下去，命歸黃泉。

我第一次去紫禁城的時候，還不太懂得歷史。只覺得皇帝的家真大啊，轉一轉都需要一整天，而又有多少人室如蝸居。後來去多了，印象也就慢慢變成了許多許多道的門，許多許多重的牆，方體會「門禁森嚴」。皇帝是天子，在凡人面前是神，說的話是聖旨，一切的一切都應該不同凡響。可是，其生理機能又確確實實是個凡人。這就產生了一個悖難，明明是人，偏要裝神，太難受了。鄉間扮神弄鬼的巫婆神漢，只需一陣子，過後喝酒吃飯拿錢走路，恢復人態人性。可皇帝一走上神壇，就下不來了，那是終生的職業。漸漸在我的眼中，皇帝坐的金鑾寶殿有點像供奉犧牲的長案，而紫禁城內外的重重門禁，也就跟關押犯人的道道鐵欄差不了多少。今天的人們愛稱監獄為「大牆之內」，可那牆能跟紫禁城的城牆相比嗎？

我坐在皇帝的寢宮養心殿的門前，心想這是一個「五星級」牢房的「總統套房」。

清代的皇帝還是聰明的，為了有更大更好的空間，修建了著名的圓明園。咸豐帝奕訢便出生在那兒，登位後也常住在那兒。與紫禁城的神聖相比，那兒多了一點平常味。可這座富麗壯觀的園林，卻恰恰就在咸豐帝當位的時候，被英國人燒掉了，其理由是，給他一個永久的警告。

除此之外，咸豐帝還能去哪兒呢？祖上的巡幸江南他可不敢效法，承德的避暑山莊也不得空去。他太忙了，因為天不太亂。就是不忙，也得裝出忙的樣子。天子聖君就應當宵衣旰食。

衣錦食肥，美妾如雲，皇帝享有人世間的一切榮華富貴，可他並不能享有其中的許多樂趣。他的身上負有着重大的責任——行為應當成為人世間的楷模，言論必須成為戰無不勝的法寶。一個人要堅持一天兩天，一月兩月，都不困難。索性做一個昏君，誰也奈何他不得。可要想長年累月地做一個好皇帝，倒是一個苦差使。若在一個平常年代，一切還能過得去。可咸豐帝奕訢又特別命苦。他遇到了清朝立國以來從未有過的災難。

由今上溯一個多世紀，1850至1861年，咸豐帝奕訢當了11年的皇帝，沒有過一天安生的日子。1850至1864年爆發了太平天國戰爭，1856至1860年又爆發了第二次鴉片戰爭，其間天地會、捻軍等造反，更是數不勝數。內憂外患，遍地硝煙，那才是真正的動亂。中國的歷史由此發生了重大轉折，也成為後來許多歷史學家關注的重點。

可是，在此歷史關鍵時刻的關鍵人物咸豐帝奕訢又是怎麼樣的呢？這應當是這一重要歷史時期的重要歷史問題。可當我把目光聚焦在他身上時，卻看到很少。天子的私事是不讓臣民知道的，雖說西華門內的仿古建築中保留着那個時期的大量檔案，但裝腔作勢的



咸豐御覽之寶，田黃石。三面有邊款，分別題：「惟清」；「堅栗精密，澤而有光。五色發作，以和柔剛。心逸」；「玉蜜滋」

官樣文章和官式套話中又有多少他的真心。天子過的是遠離塵世的生活，卻主宰着塵世間萬物，做事情想問題與我們慣常的心理習慣不同。作為一部傳記，作者與傳主的心靈溝通似屬最高境界，但世界上心通的人大多境遇趨同，以至「相逢」不必「曾相識」。我絕無為與他溝通而去當幾天「天子」的意願。

我也有我的麻煩。

可是，天子再尊再貴也畢竟是人。是人總還會有點相通之處，不管他用什麼方式吃飯、睡覺。這就使我有了一點資本。為了彌補我個人直觀的偏誤，我又試圖從當時對咸豐帝奕訢作用最大的不同人的角度去觀察他，將各種碎片斷頁拼湊起來。今天奉獻給讀者的這本書，有點像是拼貼畫。

歷史作為已經發生的事實，應當是非常客觀的，但歷史研究又是相當主觀的活動。任何一部歷史著作都是史學家對史料的一種主觀解讀，在不同人眼中的歷史面目會有差別。我想，我一定會有誤讀，但使我心安理得的是，現代歷史學理論居然已經證明，誤讀也有其存在的價值。

於是，我便敞開來說說，讀者也不妨隨便看看。